

爱是恒久的神志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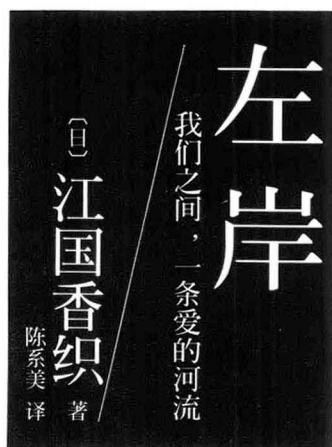
# 左岸

我们之间，一条爱的河流

〔日〕江国香织 著

陈系美 译

爱是恒久的神志不清



SAGAN

Copyright © 2008 by Kaori Ekun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Shuei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ori Ekuni

Through Jan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 版贸核渝字(2012)第100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岸:我们之间,一条爱的河流/(日)江国香织 著;  
陈系美 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29-06675-8

I. ①左… II. ①江…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7478号

### 左岸:我们之间,一条爱的河流

ZUOAN WOMENZHIJIAN YITIAOAIDEHELIU

[日]江国香织 著

陈系美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责任编辑:王春霞

责任印制:杨宁

营销编辑:刘菲

装帧设计:荆棘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8.25 字数:340千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Contents  
录

- 一 唱歌啊唱歌 / 1
- 二 年轻又美丽 / 37
- 三 先跳进去再说 / 118
- 四 坠入爱河 / 163
- 五 命运的齿轮，以及加油站 / 189
- 六 一杯酒能做的事 / 292
- 七 爸爸和妈妈和总一郎 / 377
- 八 再度坠入爱河 / 444
- 九 命运的齿轮，Ami与早纪 / 514
- 十 再度唱歌啊唱歌 / 561

## 一 唱歌啊唱歌

### 1 茉莉只要有总一郎和阿九在，就感到安心

风和日丽。茉莉握着罐装咖啡，手心暖暖的，而手背倍感冰冷。她站在午后的月台上驻足不前。

究竟为什么要去东京？坦白说并不清楚。只因隆彦说东京有熟人，或许还能在那里开店。其实去哪儿都无所谓，只要有隆彦在，住哪里都无所谓。

更何况，我早就该来这个城市了，大概在十岁的那一天。茉莉思忖着，仰望蓝天。

一九七八年，二月。

三个月前，茉莉满十七岁。她是个有双倔强明亮的大眼睛、脸颊柔嫩、鼻子微塌、嘴唇丰厚的少女。

“好冷。”茉莉试着出声说，脚边放着一个迷彩图样、老旧磨损的侧肩背包。这个包包大到足以放进一个小孩。倘若将需要的东西全部塞进去，想必背不动，经过一番严挑慎选，剔除多余的，行李变得极少。其实，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多。

下午三点五十分。由于太过紧张，来得太早了。茉莉为了搭四十五八分的“朝风”卧铺特快车，在博多车站的月台等隆彦。

“我不会阻止你，不过至少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要走。”

今年的正月，茉莉说出离家出走的计划时，母亲这么说。

“因为我知道阻止你也没有用。”

当然，茉莉双唇紧闭得像蚌壳一样。

隆彦所形容的“丰腴柔软、不必搽口红就够红润”的唇，顽固地撇着，只吐出“不说”二字。

为了摆置许多喜欢阴暗的植物，客厅即使在白天也拉下百叶窗，显得颇为昏暗。茉莉在客厅的老旧绿色长椅坐下。

“为什么呢？”

“我答应人家不说。”

茉莉直勾勾瞪着贴在墙上的已故哥哥画的画。哥哥过世将近七年了，这幅画却依然贴在这里，用干巴巴的黄色胶带贴着。

“既然答应别人就没办法了。”父亲的口气透露他并不死心也不理解，但慈祥的眼神带着深深的哀伤。

福岡市南边的高宫区。茉莉在这个城市出生，也在这个城市长大。这幢漆着白漆、种满花草树木的两层楼房，是茉莉唯一知道的“家”。夏天绽放着被太阳晒到卷曲的向日葵，还有宛如下垂喇叭般的曼陀罗花。院子里原本就种满植物，哥哥过世后，这些花草树木更成为母亲的生活重心，如今母亲以园艺家的身份在当地电视台主持一个二十分钟的节目。

“你看，妈妈的指甲。”

茉莉经常在心里和哥哥说话。

“弄得脏兮兮的，好恶心哦！”

身材高挑苗条，一头棕色的染烫卷发，被邻近的孩子当作“洋婆子”的母亲，竟然在院子里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弄得双手满是泥泞，实在难以想象。

茉莉的母亲以前就很喜欢绿色。茉莉家客厅的长椅、音响上铺的

布、缝纫机的盖布，都是浅橄榄绿。还有缝纫机，母亲更用摆在窗边那台踏板很大的缝纫机来缝制绿色衣物。茉莉的房间和哥哥的房间，两间西式房间的窗帘也都是绿色的。铺在餐桌上的桌巾虽然是塑胶制的便宜货，但也是绿白相间的格子图案。而且这款塑料布还有一块，小学运动会或外出野餐时，除了草席，母亲还会带这块塑料布。

小时候，茉莉经常被周遭的孩子嘲笑是“东京人”“恐龙妹”，还有“洋婆子的小孩”。无论去哪里都搽鲜艳的橘色口红、走起路来抬头挺胸、打扮入时的母亲，名叫喜代。

除了绿色，喜代还喜欢玻璃制品。

厨房入口处挂着彩色弹珠串成的珠帘。水晶制烟灰缸沉甸甸的，父亲抽完一根烟，喜代就急着拿去洗。父亲难以忍受，便拿起红茶空罐当烟灰缸，于是水晶烟灰缸成了装饰品。

此外，喜代还有内镶紫罗兰的玻璃文镇、红色的砂糖玻璃罐。

偶尔全家上百货公司，喜代看到雕花玻璃杯或威尼斯玻璃花瓶就会眼睛一亮，但她却说：“这些东西不但太贵而且太奢华，很不实用。”

尽管父亲说：“既然你这么想要，就买吧。”但这些亮晶晶的珍品，喜代也未曾下手买回家。

即便如此，喜代也并非务实的女人。她以自信满满的口气说：“下次搬新家时，我想要有个水晶吊灯的家。”

话说回来，茉莉究竟为何在此出生长大？因为研究有机化学的学者父亲，爱上了赴任的九州大学。他决定将大学当作最终的研究室，此后，顺利地远离升迁竞争。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双亲带着当时还在襁褓里的总一郎，搬到这座城市定居。一年半后，茉莉出生了。

父亲名叫寺内新，地道的学者型男人，一旦埋首于应变能量与合成中间体的研究，好几天都住在大学不回家；然而另一方面，他也

十分疼爱妻子，妻子喜欢野餐和兜风，只要她要求，他就会开着乳白色COLT，带家人去净水路底的动物园、植物园，或是那之津海边。

星期天，陪孩子们吃完早餐后，夫妻俩经常窝在卧房里。这时他们会交代孩子们不准打开拉门，但茉莉和总一郎当然会偷看。

两人鲜少在棉被里蠢动，大多时间都穿着睡衣在看书，或者吃水果、聊天、听音乐。阿新喜欢葛伦·米勒，喜代喜欢法兰克·辛纳屈。由于两人都喜欢音乐，寺内家的卧房和客厅都有音响设备。

至少那时夫妻感情还很好。茉莉只是把它当成单纯的事实，但也带点怀念地回忆着。

“好怪哦。”不知为何，经常来家里玩的邻家少年，对于茉莉的家和家人、饮食习惯和点心、双亲的嗜好和措词语气，经常感触良深。

邻家少年没有父亲，母亲是位身材娇小、十分温柔的美女，喜代和她感情很好。午后两人会相邀去喝下午茶，开心地聊着女人的悄悄话。

祖父江九<sup>1</sup>，是邻家少年的名字。这位少年有一双些微下垂的双眼皮眼睛、乌黑柔软的头发，养了一只乌龟名唤纯平。

阿九比茉莉大一个月，个头虽小，但精力旺盛，生性调皮捣蛋，从不欺负茉莉。茉莉只要有总一郎和阿九在，就感到安心。

总一郎把阿九当作弟弟般疼爱。

“那家伙前途看好啊，聪明得不得了。”总一郎对茉莉这么说。

茉莉连忙反问：“那我呢？”

总一郎犹如缆绳被解开的船，绽出轻飘飘的柔和表情，带着自信坚定地说：“茉莉当然也很聪明啊，不过阿九……”

总一郎突然打住，仿佛在搜寻语汇似的眯起眼睛，过了半晌说：

“不过，阿九比我们善良。”

“善良！？”茉莉惊叫，跳了起来。阿九甚至比哥哥善良？

---

1 祖父江是姓，单名九。



茉莉难以接受这个看法。

那段岁月，茉莉的日子里都有总一郎在。世界以总一郎为中心。

茉莉很讨厌没有“哥哥”在的幼儿园，所以不太去上学。即使幼儿园有阿九在，茉莉不至于被欺负，但每天早上阿九来接她时，她则经常对阿九说：“阿九你一个人去吧！我不去。”

茉莉就这样一直等总一郎放学回来，度过半天。

也因此，茉莉上了小学之后很开心，每天都抬头挺胸和总一郎一起出门上学。

但是到了学校，因为和总一郎不同教室，上课不仅无聊，辫子还会被拉扯，桌子也被画得乱七八糟。

即便被欺负，茉莉也不动气。她总是在心里想着“反正无所谓”，或在心里咒骂欺负她的人“跟个白痴似的”。茉莉有“哥哥”在，总一郎站在她这一边。总一郎不仅长得俊美，个性也温和善良，总是将这世上茉莉无法理解的片段，为她接合起来。

茉莉非得和总一郎一起才肯上学。放学后，若总一郎还有课，茉莉也坚持等他。有时候在校园的地上边画图边等，有时候边踩绿虫边等。最后无聊了，还会边跳舞边等。在体育馆后方，或紫藤棚下。

“茉莉也要交朋友才行啊。”老师经常这么说。

但茉莉每次都回答：“不要！”

心血来潮时，她还会用他们的口音说：“人家才不要呢！”

茉莉是个不管到何处都能跳舞的孩子。双手向上一抬，闭上眼睛，身体随着自己乱唱的歌左右摇摆。心情慢慢好起来就开始踏步，四下无人就发出怪声，最后还会蹦蹦跳跳地跳来跳去。

“茉莉的身体缠绕着音乐啊。”母亲说。

“像只猴子似的。”父亲说。

“唱歌啊唱歌——唱歌啊唱歌——唱歌啊唱歌——”

茉莉跳舞时的歌大概就这样，身体配合这种单调的旋律扭动摇摆。

总一郎曾经这么问：“为什么茉莉跳舞的时候要闭上眼睛呢？”

“我也不知道，不知不觉就闭上了。”

总一郎对茉莉向来温柔，唯独当她说“不知道”时极为严格。

“你有想过吗？仔细想想就会知道。想想看吧。”

与其说是斥责，更像是请求，总一郎蹲下来，仰头凝视着茉莉，以极其认真的口吻说。

“……因为很舒服。”

总算找到答案，一说出口，总一郎却摆出一脸不解的表情。

“因为闭上眼睛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因为什么都看不到，就什么都不担心啊。”茉莉想了又想，说出经过思考后的答案。

总一郎莞尔一笑，茉莉终于松了口气。自己为何会闭上眼睛，其实茉莉依然完全“不知道”；但妹妹为何闭上眼睛，总一郎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是白痴啊你！”前天，在隆彦房里仓促做爱之后，他以颇为愤怒的口气说，“这样就不算私奔了呀！”说完拿起五张一叠的钞票往茉莉头上打，然后好像在扔什么脏东西似的，将这叠钞票往榻榻米一扔，“你问家里拿什么旅费嘛？”

“可是出发的日期我没有说出来哟，地点也没说。”

“当然不能说吧！”

茉莉觉得隆彦已经气到头顶冒烟了。隆彦很爱生气。

“不过有钱总是比较好吧。”茉莉没有把母亲送给她当护身符的戒指说出来。

“你是白痴啊你！”隆彦又骂一遍，气得脚步凌乱地走向厕所。

“茉莉，你不用勉强跟我走啊。”从厕所回来，隆彦口气转温和。

“你还得上学啊。反正我已经被爸妈抛弃了，可是你不一样吧？”

茉莉摇摇头说：“我要去。”

她直勾勾地凝视着隆彦，睁着旁人经常夸赞的大眼睛，仿佛要将人吸进去似的。

“我不喜欢分隔两地。你在想什么啊？更何况我跟你说过了吧？我早就应该离开这里了。”

接着茉莉说要喝牛奶，便往厨房走去。

“如果你怀疑我有别的女人，这点不用担心。我只有茉莉你一个人。”隆彦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在她身后轻声地说。

“什么跟什么啊，少臭美了。”

茉莉早就决定离开这个城市，超然地离开。

只要超然以对就好。

上了小学后，立刻遭到其他孩子嘲弄而不想上学，茉莉将这件事告诉总一郎，总一郎这么说。兄妹俩都穿着母亲缝制的、连着奇妙帽子的睡衣。

“穿上这个看起来好蠢哦。”茉莉这么说。

首先，睡觉的时候帽子实在很碍事。虽然总一郎什么都没说，但茉莉知道，哥哥也认为她说得对。哥哥总是以特别的方式，将唯独茉莉能懂的事，传达给她知道。

“笨蛋是没药医的，茉莉只要超然以对就好。”

超然，当时听到的这个词，一直以来成了茉莉的指针。这句话，回荡着一种非常超然的气势。尽管不太懂意思，但明白那股气势。那是犹如“光”一样的东西，像个出口。

如果茉莉的鞋子被人偷藏起来，总一郎会帮她一起找。午休时

间，茉莉被人用牛奶往头上泼，总一郎用自己的体操服帮她擦干；不管怎么擦都还有味道，很恶心，当茉莉说想吐时，总一郎就在洗手台清洗她的头发，然后将手指伸进她的嘴巴说，吐吧。茉莉呕了一声，不停地咳嗽，但就是吐不出来，倒是眼泪和鼻水直流。上课铃声早就响了。无人的静谧校园、鞋柜附近的洗手台、一个个反射着阳光的水龙头，如今回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

其实总一郎刚开始也被欺负，但茉莉不太清楚这些事，至少在茉莉两年后入学时，哥哥似乎已经从周遭孤立出来，获得了特别的地位。

例如，总一郎和茉莉在一起时，如果有调皮的小孩出手戏弄茉莉，总一郎会怒斥：“不准碰她！”

声音粗暴到连茉莉听了都怕，吓吓那些孩子已经足够。

如果只是出言嘲弄，总一郎再怎么样也不会帮她骂回去。茉莉认为，骂她无所谓，但若骂爸爸“怪人”，骂妈妈“洋婆子”，她则会火冒三丈，即使千万个不愿意也会气到想哭。于是她试着自己开口骂他们。

“闭嘴！”

结果只是让那些孩子更为嚣张。

“别理他们。”总一郎规劝茉莉，“超然以对就好。”

这种时候，帮她出头的人是阿九。

“怎么？你们想干吗？”阿九随身带着石头棍棒之类的东西，必要时会出手，“别再来惹茉莉！”

赶走小恶霸之后，阿九不满地说：“为什么？为什么总哥默不吭声？”

茉莉为了袒护哥哥，嘟起嘴巴顶回去：“你是不会懂的啦！”

因为她想照哥哥说的，超然以对。

阿九的家十分静谧。

玄关肃穆清静，摆了个古董坛子，挂了幅油画，颇有成人气氛。平常总是端出小馒头与牛奶点心的厨房，不知为何，摆了个螳螂标本。

阿九家也种了许多植物，丝毫不逊于茉莉家。不过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家中的气氛和味道，与茉莉家截然不同。

阿九总是和他们兄妹俩玩在一起。因此茉莉认为，阿九是除了总一郎，在家人以外唯一能让她卸下心防的人。

整个城市都是游玩的地方。

坡道上的住宅区道路很宽，公园、空地、植物也很多，空气一如往常显得清悠舒适。

总一郎、茉莉和阿九。

茉莉认为这是个微风轻拂的城市。例如，溜进山丘上的净水厂就能鸟瞰整个街景。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挡住视线，天空显得气势磅礴。

“飞机不来了吗？”茉莉经常在这里等飞机。

“当然会来啰。”阿九这么说，总一郎也微笑赞同，但茉莉不以为然。例如在河堤尽情滑草时，或在公园奋力荡秋千时，飞机的确飞来了。因为离机场很近，每天都有好几班飞机飞过。不过像这样一直等着想看，飞机却总迟迟不来。即使引颈仰望到脖子发酸——这时嘴巴不由得会自然张开——这样一直等待，天空依然一片湛蓝，静悄悄的。

茉莉在近到惊人的地方，听着从耳朵传遍全身的低沉轰隆声，从正下方仰头看着飞机白色的肚子直直飞过。

尽管知道那是载人飞机，但总不觉得里面真的有人，而是一种独特“物体”，与茉莉的生活无关的、经常忽然出现的白色的亲近的“物体”。

## 2 这个世上我比谁都爱哥哥，哥哥会保护茉莉

去小学的路，以小孩子的脚程要走十五分钟。路上有文具行、糖果店、公园以及大棵的橘子树。学校的后面紧临池塘。再走远一点的话，也有只要溜进去就能玩的私人山地。

路旁有流水，由于水沟没有加盖，台风一来就会溢满而出。下雨天的水沟，有着吸引茉莉的东西。茉莉总是驻足良久，静静地站在沟旁竖耳倾听，可以听到淅沥淅沥或哗啦哗啦的流水声，看着气势惊人且源源不绝溢出的水，流过自己穿的深粉红色雨鞋的脚边。当时年幼的茉莉无法垂直撑伞，只能将伞柄靠在肩上。她也认为伞本来就应该这样撑，但由于是棉制的伞，淋湿后变得很重，打在伞上的雨水，不是靠手，而是靠肩头承受。

“你会被吸走哦。”总一郎终于开口劝她。事实上，的确也有小孩被水沟溢出的水冲走而溺水。

“再看一下就好。”茉莉坚持要看。

这些流水，不知流向何处，也不知前方有什么等着，只是一味气势汹涌湍流而去，宛如等候已久，宛如能流出沟外高兴得不得了。

茉莉在水沟旁一直看着流水，总一郎也一直耐着性子在身后等她。

小学的周边有许多空地。由于空地上丈高的杂草丛生，走起路来变得很滑稽，每走一步都得高高抬起大腿。这样走着，茉莉总是落后在总一郎和阿九之后。被他们丢在后面，是茉莉无法忍耐的事。有种被弃之不顾的不安，以及总一郎被阿九抢走的愤慨。

叶子的背面有虫，细而尖锐的叶子还会刮伤皮肤。有些地方没有下雨，却依然泥泞难走，一不小心鞋子就会陷进去。空地上又没有其

他人，两个男生却一直往前走。他们的目的有时是捡掉落的钉子或机械零件，有时是找螳螂的卵或蛇，有时则是带阿九饲养的乌龟纯平“散步”。但这些目的，茉莉经常没有被告知。

茉莉不能哭。哭就等于承认自己不知所措，于是她发出怪声。被弃之不顾的不安加上行走困难的焦躁以及全心想抢回总一郎的意志。

结果她放声一叫，声音连自己都难以承受，变成又高又尖锐的凄厉叫声，叫到眼睛都睁不开。尽管如此，茉莉依然紧闭双眼，拼着血管都要断裂的气势，使尽浑身的力气拼命叫。可以说，全身都化为声音了。终于，声音变得在茉莉体外回响，仿佛是别人的声音。到了这个地步，靠自己的意志已经无法停止。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纵使总一郎和阿九跑过来，茉莉也无法停止大叫。尽管阿九出言安慰，被她的声音震到无处可躲、捂上耳朵，茉莉依然叫个不停。总一郎摇晃茉莉的肩膀，轻轻敲她的手、脚、头发、背部，一直到敲遍茉莉全身为止，尖锐凄厉的声音持续朝高空发射。总一郎以这种方式，是要让全身都变成声音的茉莉知道，她的头、脸、脖子、手、脚，都还健在。

总一郎经常发烧，而且是四十几度的高烧。没有咳嗽也没头痛的发烧，阿新将它视为“身体成长的一环”，但喜代认为这是“总一郎脑筋特别好的证明”。不是身体，而是大脑过度成长所散发出的热。

由于茉莉不太发烧，因此关于哥哥的发烧，她认为妈妈的看法是对的。因为要说身体的话，她自己也有在成长。

总一郎自己对于这点倒是没说什么。只是，因为拒绝进食而被量体温，被迫躺在床上。烧退之前，茉莉不能进入总一郎房里。

总一郎请假没上学，茉莉也不去上学。没有哥哥在的学校，根本没什么好去的。喜代为此发了一些牢骚。但阿新说，不想去就别去，

没关系。然而无论爸妈说什么，茉莉都充耳不闻。

尽管如此，见不到总一郎的家中变得阴沉、疏离而寂寥。即使打开电视，看的也净是大人的节目，感觉家中的一切将茉莉排除在外，还责备茉莉偷懒不上学。母亲整个心思都在哥哥身上。

茉莉半带着离家出走的心态在街上晃了一小时。午后的街热闹祥和，人、巴士或电车都忙碌地动着。柳桥联合市场是茉莉和喜代经常来的地方，所以茉莉很熟。这里有泡着清香新茶的茶叶店，也有蔬果堆得像小山的果蔬店，还有丰富到令人惊讶、百看不厌的鱼店。

茉莉很喜欢鱼店，听着气势惊人的叫卖声，看着店里的人穿着濡湿的橡胶长筒靴利落落地工作，像在确认似的，盯着每一条鱼的脸看，例如厚实肥满的雀鲷、真鲷、褐石斑鱼，像蛇一样长的白带鱼，简直像小箱子的箱河豚。

“哎呀，茉莉，你怎么来了？”在市场闲晃时，认识的大人向她打招呼，“不用上学啊？”

茉莉想有模有样地和他们闲话家常，于是用他们的口音回答：“我请假啦，因为我哥哥发烧。”

有人说：“哎呀，这真是令人担心啊。”

也有人说：“所以你出来买东西啊？真是了不起啊。”

也有人说：“回家路上小心哦。”

这里不同于高地上的住宅区，是另一个世界。是外界，也是都会，更是茉莉唯一知道的“世上”。

从市场再往前走，有一座小神社。狭小的巷道里红柱并排，有鸟居，走进鸟居之后，神社坐落于巷子边，面向巷子。这座神社被夹在大楼与大楼之间，即便天气晴朗也像个阳光照不到的秘密场所。

走到这里真的有点累了，茉莉蹲下来休息。这是个夏天也很阴凉的地方。吃着从厨房拿出来、放在裙子口袋里的零食，张开双手，玩



单脚伫立的“试炼”游戏，或是出神地望着天空。

天空总是在那里。在茉莉的上方，在世界的上方。

红柱并排的巷子，也是个跳舞的好地方。

“唱歌啊唱歌——唱歌啊唱歌——唱歌啊唱歌——”

双手高举过头，闭上眼睛，一直跳到喘不过气，就能忘记自己现在是孤单一人，也能忘记哥哥生病卧床的事，以及母亲发现自己不见了是否会担心的事。

总一郎的烧不久就退了，每次烧一退，他就觉得病好了。

然而茉莉却在完全不同的时候，觉得哥哥看起来好像在发烧。例如，一如往常和阿九三人去外面玩的时候；或是夜里在总一郎的房间，两人一起看着窗外的星星的时候。总一郎的长相原本就略显成熟，强而有力的眼神仿佛能看透对方的心思，平常清澈的眼睛，发烧时会显得厚重而湿润，眼神也比平常更强而有力。

“哥哥，你是在发烧吗？”茉莉战战兢兢地问。

总一郎莞尔一笑，凝视茉莉，带着仿佛要抖出重大隐情的口吻说：

“人都是处在发烧状态中。只是偶尔温度高了点，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明白了吧？”

总一郎说的话，总是有着压倒性的真实。并不是具有说服力之类的，而是真实本身。于是茉莉神妙地、沉重而严肃地点点头。总一郎面带微笑，郑重其事又补上一句：“其实比发烧更可怕的是，烧退了。”

在家里，茉莉和总一郎各有自己的房间，但茉莉总是在总一郎的房里玩。和茉莉凌乱的房间不同，总一郎的房间总是整理得井然有序。

总一郎很喜欢阅读，不在外面乱跑的时候，大多待在房里看书。

《蒸汽火车八重门》《哭泣的红鬼》《红蜡烛和人鱼》之类的绘本早